

天道神魔

下



鬼谷紅樓

绝无重版 翻印必究

众人都盯着

7 出

大家都希望他
一口气。

庄家是十五点，大顺，小豹子。除非扔出三个六——大豹子才能赢。赢庄家的希望太渺茫。

虽然极渺茫，但总是希望。

紫衣人用三指拈起骰子，握在手心，摇晃几下，随手抛向台面。

众人摒住气息，紧张地盯着三颗滴溜溜转动的骰子。

“六、六、六！大豹子！”众人哄的大叫，几可声掀屋顶。

“好运气！小子好运气！”喝彩声。

“小子好运气，一把赢了四两银子！”多少有点羡慕嫉妒。

众人大多非常畅快，连输了的人，心里也觉得气顺了些——总算庄家也输了。

庄家瞪着众人，喝道：“你们起哄什么！再来！”心道：算你小子走好运，只要赌下去，就得把吃进的吐出来。

紫衣人看着面前的银子没动。道：“就下这么多。”

“四两半！”庄家惊道。

“对。”

众人一阵轻呼。来这张桌赌的都是小赌的人，下的注从来没有超过一两。

“好！有气魄！就下四两半！还有谁下注？”庄家问道。

没有反映。众人要不早就输光，要不就下不起这么大的注。

两家对赌。

人群又开始骚动。在别桌赌的人，也有的挤了过来。

紫衣人道：“谁先掷？”

两家对赌，平点庄家吃，如先掷出三个六，后掷者即为输。故

庄家不情愿地道：“你先。”

紫衣人抓起骰子，随随便便地抛下。

旁边的人，心随着骰子转动，他们都希望这位交好运的紫衣人，令庄家输得惨惨的。

“又是六、六、六！”

“大豹子！”

喝彩声爆起，震耳欲聋。

庄家出汗了，越出越多。心道：这小子运气太好了，我一辈子都未曾见过连掷出两次三个六的。

别说连掷三个六，有的人掷了一辈子骰子，也没有掷出这般好的点子。

紫衣人没有众人那般激动，很平静，他也有点奇怪，自己是如何学得这本领的？好象一掷必是三个六。

“全压上。”紫衣人道。他想不出所以然。

“好！”庄家咬牙低吼道。恨不得将紫衣人撕得粉碎。他不相信眼前这人再能掷出大豹子。

骰子掷下。

还是三个六。

众人呆住，庄家呆如木鸡。难道这陌生人白皙的手能使魔法？

只有紫衣人很平静。他的手好似能感觉骰子六个面轻重不同，六个点的那一面有六个凹处，自是最轻的一面，只要用力恰到好处，掷出三个六毫不困难。

骰子再掷下。

又是三个六。六、六、六，大豹子。

庄家已满身大汗，内外衣衫全湿透了，两手发抖，似已虚脱。适才的嚣张全变成乞怜之色。骰子是赌馆的，有没有假，自己最

清楚，今晚遇到的硬点子，手法之高，别说未曾见过，就连想都没有想过。

紫衣人再将骰子掷下。

三个六。

紫衣人数了数面前的银子，五十多两纹银，还有两张各一百两的银票，够了。

他抬头看了看几乎瘫倒的庄家，微笑道：“大哥好似不舒服，在下也想早点回客栈歇息。这点银子不成敬意，大哥拿去买只鸡补养补养吧。”说完，将一点碎银扔向庄家。

这时，一只手突然按住了紫衣人的肩部，从旁闪出了余管事，只见他对紫衣人嘿嘿地阴笑道：“肖公子，今晚好运气，何不趁难得好运，多玩几把呢？来、来，我陪你玩几把，肖公子是否愿意赏脸？”

紫衣人轻拍开余管事的手，道：“请恕在下告辞。现在时已不早，明日在下还得赶路。”神态自然，轻松。

余管事像生怕紫衣人走掉，被拍下的手又紧抓住紫衣人的手腕：“肖公子，要走也不必如此着急嘛。今晚能见公子的绝技，真是三生有幸，相见恨晚，你我今晚喝两杯如何？”

话音刚落，只见三人冲进赌馆，前面的汉子指着紫衣人道：“就是他！就是他！日间就是他偷了我的银子！”另两个大汉箭步上前，一个勾住紫衣人的脖子，另一个抓住紫衣人的胳膊。

这突然变故，引起赌场一片混乱，众人都纷纷躲避。

紫衣人根本没动，不屑地微笑道：“想赖帐吗？余管事。”接着猛地弯腰、急蹲，身形一缩，向左一闪，即脱出。

勾脖子的大汉根本不防，紫衣人弯腰、急蹲的刹那间，一股大力使他的整个身体向前射去，而在前抓腕的余管事，则被紫衣

人抽腕时身体猛向前倾，抓胳膊的汉子身体也被带起向前冲。三个的脑袋撞在一起，“嘭”地一声闷哼，头破血流，惨号不已。

紫衣人闪动身形，抓住发呆的最后一个大汉的后颈，两指发力，大汉的颈脊折断，头往下垂，身体被抛起，飞向那三人。

四个人撞在一起。

紫衣人悠悠地向哀号的余管事道：“余大管事，想赖帐也得高明些，如此这般，怎可赖得掉帐呢？你们四位好好安歇，在下告辞了。”

紫衣人转身正待走出赌馆，不经意地撞在一个刚刚进入赌馆的人身上。

突然，太突然了，完全出乎意料，根本不容思考，只有行动——本能的反映。

碰撞是全然无意的。但瞪着紫衣人的双眼却不然。那人的两颗眼珠难以置信地圆瞪着，近乎疯狂，看上去就要蹦出眼窝。

“不！天啊，不！这不可能——”那人在人丛中左躲右闪。

紫衣人闪电般飞身冲去，铁钳般的手已抓住对方的肩膀。

“等一等！”

那人拼命挣扎，虎口对准紫衣人的手腕猛推上去，企图把手推开。“你！你已经死了！你不可能还活着！”

“我活着，说说，你都知道些什么？”

那张疯狂的脸，扭曲抽搐着，眼睛眯斜，呲牙咧嘴地喘着粗气，两排黄牙象野兽一般。倏然间，嘈杂之中只听得锵地一下剑出鞘的声音，他拔出一把发出寒光的短剑，紧接着手臂猛力向前一捅，剑锋直刺紫衣人腹部，口中还念念有词：“既没死，就让你再死一次。”

紫衣人右前臂猛地向身下一旋，真有横扫千钧之势，寒剑被旋起的罡气荡开，骤然一转身，飞起左脚，重重地叩在那人的骨

盆上。

那人踉跄后退三步。

赌场的赌客、醉汉、荡女见状，吓得纷纷后退，乱成一团。

那人使出一招“柳枝荡秋叶”，卷起四朵浪花，又向紫衣人刺来。

紫衣人飞身，似春燕般地轻盈，从剑光中闪过，左手顺势在剑光中一捏，正好捏住那人使剑的手腕。

剑脱手落地。

紫衣人制住那人，沉声喝道：“快说！你知道些什么？”

那人的喉咙咕一响：“我……我……我……”正欲回答。蓦地，那人的头一垂，口吐白沫，再无声息。

紫衣人一惊，抬起那人的头一看，只见那人的眉心刺入一针，针细如毛发，发出幽蓝寒光。这片刻间，那人全身已发黑。

好歹毒的暗器。

紫衣人一个箭步抢出门外，黑沉沉的巷道已不见任何人的踪迹。他知道，现去追踪为时已晚。

紫衣人无奈，只得返回赌馆，希冀能从那发黑的尸身上找出点线索。

尸身上除了几两银子，别的什么都没有。

紫衣人沉思：一个认为他死了——想要杀死他的刺客，被另一个未现身的刺客用暗器杀了——怕他说出实情。未现身的刺客知道他 还活着。

敌手必然会来袭击他。

现在，除了啸月山庄，又有了另一条线索。

两条线索。

二

紫衣人走进一家绸布店。这是南平镇最大的一家店铺，典雅、气派。

店铺几个伙计都没把他放在眼里，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下。他们正忙着接待一个中年人，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可看出那是某个大户人家的管家。

紫衣人的衣衫已经很旧了，还补了许多补丁——从落水后，他就只有这身紫衫。他自己也觉奇怪，圣手神医送给他的一身白衫，他总不喜欢，但为了不悖老人之情意，偶尔亦穿上，不过多数还是穿在里边，外面仍套一身紫衫。他不解地摇了摇头。

终于，其中的一个店铺伙计走了过来，不耐烦地道：“你要买什么？不买东西就快走。”

紫衣人也不生气，淡淡地道：“我要买两件紫衫。”奇怪，又是紫衫。本能。

伙计鄙夷地瞥了一眼紫衣人，道：“你可看好了，这可是二两银子一件的。”紫衣是绸料的，二两银子是很贵的价钱。

紫衣人根本就不看伙计的脸色，若莫无事地掏出一张银票，道：“你看，这银票能使吗？”

一百两银票！店铺伙计一惊，立即换了一副面孔，忙躬身谄媚地道：“能，能，公子的这张银票是山西啸月山庄开出的，整个南七北六十三省都能使。”

紫衣人心头一震，啸月山庄！山西，啸月山庄在山西！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阳光象一层金沙，轻柔地洒在山峦起伏的大地，和熙的秋

风，荡起阵阵凉爽。

西行的官道上，只见一道紫影在奔行。

紫衣人在南平镇的牲口市上很失望，在集市转悠了两个多时辰，居然见不到一匹像样的马。既然这样，不如步行。

他急欲赶到啸月山庄，抓住这一仅存的线索。

他心急如焚。

紫衣人在经历飞刀击黄蜂，狠罚四恶棍，及大闹赌馆后，已深信自己不仅有武功，而且还相当不错。斗寻常的地痞、恶棍似富富有余。功力深厚者亦应有轻功，紫衣人心道。

当紫衣人走出南平镇十余里后，见四下无人，默忆了一下“八步赶蝉”和“移影神踪”——那是圣手神医为诱发他的记忆演示的轻功。他学着圣手神医那般提气、移步，先试了几次“八步赶蝉”，未见任何效果；又试了几次“移影神踪”，左一右三，左四右七，移步、奔跑、仍不行。还不如平常人跑得快。

试了一个多时辰，紫衣人满头大汗，仍毫无所得，气得直揪自己的耳垂。耳垂生痛，令紫衣人心头灵光一闪，心道：“为何一生气总是揪耳垂，莫非过去有这种习惯？”

紫衣人施展轻功不成，只好象寻常人那般急匆匆的赶路。

不知不觉，夜幕已悄悄地驱散了晚霞。紫衣人心道：“到何处找个地方歇息呢？这时才猛地省起，这一日竟没有喝一口水、吃一口干粮。不过浑身丝毫不觉得累，也不觉得饥渴。心里颇感奇怪。这是寻常人做不到的。

我究竟是什么人？练过什么武功？！

突然，一把冲天的大火，在远处的山间熊熊烧起，火随风势迅速地蔓延，将黑夜照得通红。

紫衣人看着大火，心头一紧，“救人！”这一闪念间，猛提气至

丹田和足尖，向前飞奔。这时紫衣人只觉得迎面的风呼呼地掠过耳际，足尖仅稍稍触地又迅疾地向前弹去。

紫影箭一般地射向那冲天的火光。

意念？轻功！本能！

紫影象疾飞的箭一般刚毅，又象飘逝的云那般轻盈、无形。

圣手神医施展的“移影神踪”已跻身天下轻功高手之列，能使出这般轻功的高手天下绝不会超过四人，而紫影高出“移影神踪”又何止一筹！

只一碗茶的功夫，紫衣人已奔出二十多里。

离火光约两里路时，紫衣人已听见呼唤救火的悲号声，劈劈啪啪的灰烬倒塌声，和着火星子的声响。

前面是一条两丈宽的小溪。紫衣人飞身跳过，尚未落地，突然跃出四个黑衣蒙面人，四把利剑刺向紫衣人。

紫衣人一惊，连忙提气。收腹。一个空翻，似蚂蚱弹腿，越过四剑跃向三丈开外。

四剑刺空。蒙面人又无声无息地四下散开，将紫衣人围在中间。

紫衣人凝神。

黑衣蒙面人也不发动，只将四把发出蓝幽幽寒光的利剑逼住紫衣人。

剑淬了巨毒。

僵住。

紫衣人见蒙面人不动，朗声道：“在下肖云山，因见失火呼救赶去相助。在下自信与各位从未有过节，不知何故四位要暗算在下？”心道：来了，需得留活口，问他们知道些什么，为何要暗算于我。

忽地，紫衣人一个鹞子升空，腾起一丈多高，紧接着，趁身形

下落之势，左腿足尖猛踢在右边那瘦高蒙面人后颈上。

那蒙面人闪避不及。

只听“咯”地一声轻响，颈椎骨折断，蒙面人的长脑袋下垂，身体倒下。再无声息。

另三个蒙面人继续向紫衣人扑来，其阵势虽已被破，却丝毫不显慌乱。

蒙面人手中的长剑宛如柳枝，轻盈又颇有太极的形意。长剑挽起的浪花颇能扰乱敌手的心神。紫衣人暗道：“这几人使的剑似与撞入赌馆的大汉使的同出一辙，看来是一伙的了，他们的身手都不弱，如何能留一活口？”

剑光闪动，正面的蒙面人已发动，剑锋刺紫衣人的中门，另两个蒙面人的长剑稍缓片刻，分别刺向紫衣人的两侧。

紫衣人背倚山岩，无退路。无论左避或右闪，都难免被刺中。剑淬了毒，沾血必死。

蒙面人的配合十分巧妙。

但紫衣人根本就没有动。就象一个书生欣赏画卷一般雍容、自然。

当的一声，居中蒙面人的长剑落地，砰——响，在同一瞬间，蒙面人手捂胸膛，喉间发出一阵咯咯声响，血液不断地从喉头的血洞翻涌出来，身体软下，滑落于地，在灰白的岩石上染了一道道血河。

石火电光间，紫衣人用碎银击腕，拳击蒙面人的胸膛、喉头。但看似根本没有移动。

左右两侧的剑都刺空，当地巨响，紫衣人身侧荡起两道岩石粉末。

紫衣人飞身，半空出腿，电掣星飞间，右侧的蒙面人回剑不及，无从闪躲，崩地一声，蒙面人倒在地上痛得杀猪般嚎叫！

紫衣人余势未尽，紫影扬逸，直向另一蒙面人射去。

那蒙面人魂飞魄散，已顾不得招架，转身就逃。但那里逃得飘来的紫影？刚迈出两步，就被紫衣人制住。

紫衣人喝道：“你等是什么人，为何要暗算在下！”两眼睛光似火，射向蒙面人。

蒙面人浑身颤抖，只是不答。

紫衣人猛的撕开那人的蒙面黑纱，一张苍白、恐惧、抽搐的脸！

紫衣人两指夹住那人的后颈，沉声喝道：“快说！否则让你吃些苦头！”两指发力。

那苍白的脸发出痛苦的嚎叫：“大侠饶命！大侠饶命！我说，我说……”

紫衣人松手：“早知如此，还不如痛快地说。快说！说出来可饶你一命。”

“我说，我说，我……”突然，咕噜一声倒地。

紫衣人一惊，忙掀开苍白的脸，仔细一看，黑血已从苍白脸的嘴角流出。转眼间，苍白的脸完全变黑。

紫衣人气得把尸身一撇，后悔不迭：怎么就不防他自杀！

三

火光已小了下去。

紫衣人已明白，敌手是利用纵火诱已前往，设陷井阻杀他。

敌手必知我是什么人！他胸中顿生豪气，纵向火光处。

前面是一片樟树林，惨白的寒月下，黑鸦鸦的一片。

紫衣人刚一入林，背脊突生一股凉气，他立即停步，四下环

顾。心道：这是设陷的好地方，前进必定凶险无比。

转念间，一阵有悖轻风吹拂的树叶响动，半空忽泛起星掣电闪般的无数寒芒，从四面八方罩向紫衣人。

紫衣人镇定自若，本能和意念似乎在告诉他，任何招式都无法躲避那无数飞来的寒芒，只有不动。

意念！本能！

就在寒芒将至，紫衣人全身被发出的罡气鼓了起来，象一面灌饱了风的帆，全身的衣衫都鼓满了气。他挥动紫袖，将大多数寒芒裹入袖中。其余的寒芒，刚射至离袍两寸，就被鼓起的罡气震落。

秋毫无损。紫衣人对自己发出的罡气惊愕万分！这是什么神功？他似乎有点熟悉，知道自己不会倒在寒芒的袭击下；但他又陌生，忆不起何时竟习得这般神功，若不是这等险境，平日根本就发不出来——就象在绿意岛，无论圣手神医怎样诱导他运气、轻功，他都毫无所获。“在特殊环境下，你的本能和擅长都将发挥出来。”圣手神医的语音闪过他的脑际。

但不容他多想，六十四把发着幽幽蓝光的飞刀又射向紫衣人。无声无息。

紫衣人旋身，袖中的寒芒射向四周。

只听一阵叮叮当当声响，寒芒击中飞刀，六十四把淬毒飞刀全部落下。细如毛发的寒芒，竟击落精铁制的飞刀！这是何等功力！

几乎在叮叮当当声响的同时，四下的树影中发出了一阵阵惨乎，十二个黑影落下，再无声息。

樟树林中又恢复了宁静。

紫衣人聆息倾听了一阵，又继续前进。

就在快走出樟树林之际，他忽然发觉，前面是一大片茅草，灌木的坳地。

他警觉起来，本能？

山风徐徐吹来。

黑沉沉的灌木轻颤，满野的茅草一齐摆动。

紫衣人静静地站着，手中拿着两把刚才捡的尖刀。风自他左右前后低低呼啸，空气沁凉，阵阵寒意。

紫衣人冷冷地道：“出来。”

无声，山风在急掠，吹得茅草丛急播。

左边的茅草丛忽然簌簌一阵急颤。紫衣人的左耳立即动了，像鹿的耳朵听到风声一般，微微竖了起来。

紫衣人的眼睛闪着刀锋一般冷峰之寒芒。再次喝道：“出来！”

簌簌一阵连响，五六只夜鸟自左边茅草丛急掠而出！

同在这一刹那间，右边茅草丛闪电般扑出二人，刀光疾闪，飞斩紫衣人。

紫衣人双眼，看的是左侧的茅草丛，但他右手发刀，脚步在瞬间走了六步，两道寒光飞出，那偷袭的两个人，一起发出了惨叫。

惨叫只有半声。紫衣人的飞刀，已刺入了两人的胸膛——刺穿了心房。

刹那间，紫衣人掏出了一个银锭，捏碎成两半。

因为左前侧的灌木丛中，又急掠出二人！

这两人一飞起如鹰隼，混元棍直劈紫衣人头部，另一个铁拐急扫紫衣人脚腕，竟是地趟刀法的变招。

但这两人只使出了半招。因为招势甫起，两人的咽喉被碎银块击穿。

紫衣人的右手，又掏出了一个银锭，四两白银一锭。

他并未回身，勾手将银锭向身后击去。

他背后是一棵浓密的樟树。

暗袭者刚从树中掠起，还没待将剑向紫衣人刺出，已被飞来的银锭击中头部，颅骨破碎，血浆迸射而出，洒在杂草丛中。

在这短短的电光石火间，紫衣人已杀了五个暗算他的人。那五名偷袭者几乎是同时踣倒于地。

紫衣人捡起第五名偷袭者的长剑，凝视百尺外一团灌木丛。这团灌木丛在一片茅草地中，象一个黑幽幽的孤坟。

紫衣人一字一句地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何暗算我，我不想杀你们，你们也别逼我。”然后深吸一口气，道：“出来吧。”

风在林中低低呼啸着。夜深沉，凉飒飒的。

仍没有人回答。

紫衣人紧抿着唇，眼睛露出一种极坚毅的神色。他拨开茅草，往那团灌木丛走去，每踏一步，都比他瞬间杀五人时更慎重。

那团灌木丛在七十尺外。

紫衣人左手已按住剑柄，嘴角有一种极为冷峻的微微笑意。还有五十尺。

灌木丛在三十尺外。

倏然那间，数十朵白花象数十只白色的飞鸟，扑面向紫衣人打来！

那不是白色的花朵！也不是白色的飞鸟！

——那是极厉害的暗器！

数十朵“白花”亦或是“白马”，骤击紫衣人，但紫衣人并没有闪避，也没有后退，反而逼进。

刹那间，他俯冲前进十尺。他前冲的时候，挥起紫色的衣袖，

在寒风中急扑，“白鸟”全被他的衣袖兜住卷住！

同时间，茅草丛中滚出了九片刀光，有的卷向紫衣人头部，有些砍向紫衣人颈部，有些斩向他的胸部，有的劈向他的腹部，有的绞向紫衣人足部。

雪白的花漫天一晃即没，继而下来的是雪白的刀光，铺天盖地而至！

剑光破刀光而入！

刀光遽止！剑光急闪了七下，枯黄毫无生气的茅草，被洒上了热辣辣的鲜血，八个人，捂着致命的伤口，倒在茅草丛中。

刀卷紫衣人头部的杀手，头部中剑；刀砍紫衣人颈部的杀手，颈部中剑；刀斩紫衣人胸部的杀手，胸部中剑，只有刀绞紫衣人腿部的杀手，出刀方位较难，所以出手慢了些。

他出手只慢了片刻，就看见七道剑光，然后看见跟他一起出手的八个人，一齐倒了下去。

要不是他亲眼所见，谁告诉他都不会相信。他目瞪口呆，所以那一刀，也绞不下去了，所以他才活着。另外一个杀手，霍地从茅草丛中冒了出来。他是封锁紫衣人退路的杀手。他马上发现，跟他出来干买卖的兄弟只剩下一个，他的眼睛已不是要封锁别人的退路，而是要为自己找退路了。

紫衣人没有看他们。他冷电似的房目，仍盯着那团坟一样的灌木。“出来。”他喊道。

风掠过灌木丛，茅草，没有回应。

紫衣人冷冷地道：“若让我揪你出来——”话未说完，遽然身后急风劈背！

紫衣人心头一凛，全力向前冲，剑往身后刺出！

背后的人闷哼一声，显然中了他一剑，但他背后一凉，也挨了一记。

他前冲势子未歇，那团灌木丛倏然闪出一人！

这人一现身，即出剑，剑长九尺！

紫衣人惊觉的时候，胸膛已中剑！

若他继续前冲，势必被长剑刺成串烧肉一般！

但见紫衣人在中剑的刹那间，向前一俯，斜滚了过去，那人眼前一花，已失紫衣人所在。忽然，腰际一凉，紫衣人的剑已刺入他的腰。穿过。

他大叫一声，倒下。

两名刚才得逃生的杀手，见紫衣人负伤，和那从背后击伤紫衣人的大汉，一齐掩杀过来，但被那持长剑人倒下的身形挡了一挡，紫衣人已不见。

三个杀手一呆，正待细细察看，忽见三道白光闪至，三人同时觉得喉头一甜，喉咙都被纹银击碎，三道血箭同时射出，三个身形倒下。

紫衣人背后的伤口发麻，胸膛的伤口发痒，双眼发黑——他明白，背后暗算他的人兵器有麻药，前面突袭他的人兵器淬有剧毒。

他心中痛恨自己的疏忽。他本能地觉察到隐身在灌木丛的杀手武功、内功、暗器身手极高，留下的两名杀手，并不足畏，要留活口问话。故集中注意力，盯住那团灌木丛中武功极高的人。

可是他居然没有觉察到，武功奇高的杀手不止一个！而且经过茅草丛时，竟没有发觉！以致背后受袭，又被那奇特的长剑所伤。

紫衣人对自己的本能反映担忧，本能的反映总是被动的，何况不知道自己有多高的武功！想到此，心头又一震，忆起了大和顺赌馆的那一幕，如果那撞入赌馆的大汉不首先惊慌，道出自

己，我又如何晓他是敌手？紫衣人冒出了冷汗。

野地里四下虫鸣，凉风习习，紫衣人昏昏欲睡，他猛地一省，暗道：“不好！麻药和毒药已发作，须赶紧找解药。接着翻身跃起，到那两名武功奇高的杀手身上寻解药。

还好，两人身上都有解药，紫衣人按临行时圣手神医所嘱，辨别了一下，将解药分别敷在伤口，略略包扎好。

敷上解药后，麻、痒意即去。

紫衣人望着躺在野地里的尸体，仰天长叹。

从大和顺赌馆到现在，才不过两日，就遭到三十五个杀手的袭击，就有三十五个杀手丧生，而自己也稀里糊涂地与这些杀手惨烈搏击，竟不知丧生的杀手是什么人，自己又是什么人。

我只不过想知道我是谁。

四

哭天喊地的悲恸、惨号、哭泣。

“爹，别哭了，别伤了身子。”一个年芳二十的女子劝着痛苦的老人，她自己也满面泪痕，不停地抽泣。

发如白霜的老人只是不理，哭号不已：“一生的基业啊！老天不长眼，让我们一家怎么活啊！我不想活了，这把老骨头有什么用哇！”

老人欲扑向那尚在燃烧的房屋中。

“爹！”女子见状大惊，哭喊着紧拉住老人的手。

旁边的两名汉子也连忙过去拉住老人。

火势越来越小了。